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Y8
1873
v.38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3/62
ASIAN COLLECTION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五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南北交兵

齊和帝中興元年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荒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衞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

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遊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

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
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鎭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揚州刺史使爲經略旣而不果懷賀之子也東豫州
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鎭
中分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
疲於戰鬬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鎭
綱紀庶方藩城棊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
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鎭
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
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

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於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於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元英又奏稱今寶卷骨肉相殘藩鎮鼎立義陽孤絕密邇王土內無兵儲之固外無糧援之期此乃欲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豈容緩斧若失此不取豈惟後舉難圖亦恐更爲深患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發東

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魏
主乃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益宗遂入寇建寧太守
黃天賜與益宗戰於赤亭天賜敗績
梁武帝天監元年春二月辛丑殺齊邵陵王寶攸晉
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梁主將殺齊諸王防守猶未
急鄱陽王寶寅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
穿牆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著烏布襦腰繫千許
錢潛赴江側躡屩徒步足無完膚防守者至明追之
寶寅詐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
度西岸投民華文榮家文榮與其族人天龍惠連棄

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以車馬侍衞迎之寶寅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至生口澄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齎喪兄齊衰之服給之澄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一同極哀之節壽陽多其義故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詳從梁王故也澄深器重之 三月齊和帝下詔禪位於梁王

二年春三月蕭寶寅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蹔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主

乃引入坐門下入定議夏四月癸未朔以寶寅爲都督東陽等三州諸軍事鎭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以伯之爲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屯陽石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魏人又聽寶寅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皆爲將軍軍主寶寅志性雅重過期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　六月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汎溢以灌淮南諸戍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

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乖民之願攻敵之
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應機經略雖混壹
不能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丙戌魏發冀定瀛相并
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會淮
南并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蕭寶寅陳伯之皆受
澄節度　秋八月庚子魏以鎮南將軍元英都督征
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驍騎
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三千餘家保賢首山爲三柵
冬十月元英勒諸軍圍賢首柵柵民任馬駒斬由降
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傅豎眼太原王神念等

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高祖珍將三千騎爲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豎眼靈越之子也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峴三城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兵三千救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鄰救淮陵寧朔將軍王燮保焦城党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素斬伯鄰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

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諸軍糧
運絕引退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乙酉將軍吳子陽
與魏將元英戰於白沙子陽敗績
三年春正月蕭寶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爲梁所取乃
屯壽陽棲賢寺二月戊子將軍姜慶眞乘魏任城王
澄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長史韋纘倉猝失圖任城
太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新舊
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
蕭寶寅引兵至與州軍合擊之自四鼓戰至下晡慶
眞敗走韋纘坐免官任城王澄攻鍾離上遣冠軍將

軍張惠紹等將兵五千送糧詣鍾離澄遣平遠將軍
劉思祖等邀之丁酉戰於邵陽大敗梁兵俘惠紹等
十將殺虜士卒殆盡思祖芳之從子也尚書論思祖
功應封千戶侯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求二婢於思
祖不得事遂寢暉素之孫也上遣平西將軍曹景宗
後軍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義陽僧炳將二萬人
據鑿峴景宗將萬人爲後繼元英遣冠軍將軍元逞
等據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於樊城俘斬
四千餘人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舟行無
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

引兵還壽陽魏軍還既狼狽失亡四千餘人中書侍郎齊郡賈思伯爲澄軍司居後爲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奪澄開府仍降三階上以所獲魏將士請易張惠紹於魏魏人歸之 夏五月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卻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兄子尚書郎僧勰及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攘滅寇賊

今所苦轉篤埶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衆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
秋七月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
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復遣寧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仙琕轉戰而前兵埶甚銳元英結壘於士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僞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横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大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

營丞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擊英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埶窮八月乙酉降於魏三關戍將聞之辛酉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嫌其不精命傅丞改之丞不增文彩直爲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初南安惠王以預穆泰之謀追奪爵邑及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爲中山王御

史中丞任昉奏彈曹景宗上以其功臣寢而不治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爲上言事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己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爲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爲刺史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

四年春二月上謀伐魏壬午遣衛尉卿楊公則將宿衛兵塞洛口　八月壬寅魏中山王英寇雍州　楊公則至洛口與魏豫州長史石榮戰斬之甲寅將軍

姜慶眞與魏戰於羊石不利公則退屯馬頭　九月己巳楊公則等與魏揚州刺史元嵩戰公則敗績

冬十月丙午上大舉伐魏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爲副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宏次於洛口

五年夏四月庚戌魏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指授諸節度所至以便宜從事江州刺史王茂將兵數萬侵魏荆州誘魏邊民及諸蠻更立宛州遣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等襲取魏河南城魏遣平南將軍楊大眼

都督諸軍擊茂辛酉茂戰敗失亡二千餘人大眼進攻河南城茂逃還大眼追至漢水攻拔五城魏征虜將軍宇文福寇司州俘千餘口而去五月辛未太子右衛率張惠紹等侵魏徐州拔宿預執城主馬成龍乙亥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遣長史王超等攻小峴未拔叡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

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叡按山川夜帥衆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魏將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靈胤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堤下兵埶甚盛諸將欲退還巢湖或欲保三叉叡怒曰寧有此邪命取繖扇麾幢樹

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堤叡親與之爭魏兵卻
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鬬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
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辛
巳城潰俘斬萬餘級獲牛馬以萬數叡體素羸未嘗
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
夜半起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
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諸軍
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其追躡叡
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
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壬午魏遣尙

書元遥南拒梁兵　丁亥盧江太守閻喜裴邃克魏羊石城庚寅又克霍丘城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克朐山城　張惠紹與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陸俱進趣彭城圍高冢戍魏武衞將軍奚康生將兵救之丁未惠紹兵不利黑戰死　秋七月丙寅桓和擊魏兖州拔固城　戊子徐州刺史王伯敖與魏中山王英戰於陰陵伯敖兵敗失亡五千餘人己丑魏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上遣將軍角念將兵一萬屯蒙山招納兖州之民降者甚衆是時將軍蕭及屯固城桓和屯孤山魏邢巒遣統軍

樊魯攻和別將元恆攻及統軍畢祖朽攻念壬寅魯大破和於孤山恆拔固城祖朽擊念走之己酉魏詔平南將軍安樂王詮督後發諸軍赴淮南詮長樂之子也將軍藍懷恭與魏邢巒戰於睢口懷恭敗績巒進圍宿預懷恭復於淸南築城巒與平南將軍楊大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拔之斬懷恭殺獲萬計張惠紹棄宿預蕭炳棄淮陽遁還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引兵度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

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卻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退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罷出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

巾幗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
虎謂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興吳平爲帥而佐之豈
有爲敵人所侮如是乎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
停雒口宏固執不聽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
是將士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中山王
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埶可見必畏
我也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英曰蕭臨川雖騃其
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埶勿與交
鋒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於下邳下邳人多
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

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己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棄甲投戈塡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爲變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乃縋食餽之淵猷淵藻之弟也時昌義之軍梁城聞洛口敗與張惠紹皆引兵退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逐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魏悉遷之歸

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上曰不然此
必欲進兵爲詐計耳乃命脩鍾離城敕昌義之爲戰
守之備冬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
巒上表以爲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
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
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
之乎又征南士卒從戎二時疲弊死傷不問可知雖
有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修復舊
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釁不患其無詔曰濟
淮掎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

軍巒又表以爲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爲得
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
正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彼堅
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
卒自弊若遣臣赴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齎冬服
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
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
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信臣言願賜臣停若謂臣
憚行求還臣所領兵乞盡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止以
單騎隨之東西臣屢與爲將頗知可否臣旣謂難何

容強遣乃召鑾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
鍾離侍中盧昶素惡鑾與侍中領右衞將軍元暉共
譖之使御史中尉崔亮彈鑾在漢中掠人爲奴婢鑾
以漢中所得美女賂暉暉言於魏主曰鑾新有大功
不當以赦前小事案之魏主以爲然遂不問丁酉
梁兵圍義陽者夜遁魏郢州刺史婁悅追擊破之
十一月乙丑大赦詔右衞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二
十萬救鍾離上敕景宗頓道人洲俟衆軍齊集俱進
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洲尾上不許景宗欲專其功
違詔而進値暴風猝起頗有溺者復還守先頓上聞

之曰景宗不進皆天意也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致狼狽今破賊必矣

六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塡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

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魏王復賜詔曰彼土蒸溼無宜久淹執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埶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繇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

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敕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

結車爲陳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
洞甲穿中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
英自帥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
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
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
乃定牧人過淮北伐芻藁者皆爲楊大眼所略曹景
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
攻景宗擊卻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
爲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
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

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鬬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

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義之德景宗及叡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叡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秋八月魏有司奏中山王英經算失圖齊王蕭寶寅等守橋不固皆處以極法己亥詔英寶寅免死除名爲民楊大眼徙營州爲兵以中護軍李崇爲征南將軍揚州刺史

七年秋九月庚子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

兵趨義陽三關戍主侯登等以城來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魏以中山王英都督南征諸軍事將步騎三萬出汝南以救之　冬十月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自號平北將軍求援於司州刺史馬仙琕時荆州刺史安成王秀爲都督仙琕籖求應赴參佐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宜速待敕雖舊非應急也卽遣兵赴之上亦詔仙琕救早生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詔以早生爲司州刺史　魏以尚書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白早生魏主問之曰卿言早生

走也守也何時可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乘衆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溺於利欲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命巒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巒帥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兵七千離城二百里逆戰巒奮擊大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早生出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圍其城詔加巒都督南討諸軍事丁丑魏鎭東參軍成景儁殺宿預戍主

嚴仲賢以城來降時魏郢豫二州自懸瓠以南至於安陸諸城皆沒唯義陽一城爲魏堅守蠻帥田益宗帥羣蠻以附魏魏以爲東豫州刺史上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招之益宗不從十一月庚寅魏遣安東將軍楊椿將兵四萬攻宿預魏主聞邢巒屢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輒與巒共攻之十二月己未齊苟兒等開關出降斬白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乃引兵前趨義陽寧朔將軍張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棄城走英追擊斬之魏義陽太守狄道辛祥與婁悅共守

義陽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出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悅恥功出其下間之於執政賞遂不行

八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向西關以分其兵埶自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屯長薄軍主胡文超屯松峴丙申英至長薄戊戌長薄潰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圍之上遣冠軍將軍彭甕生驃騎將軍徐

元季將兵援武陽英故縱之使入城曰吾觀此城形勢易取蘘生等既入英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虜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廣峴太子左衞率李元履棄城走又攻西關馬仙琕亦棄城走上使南郡太守韋叡將兵救仙琕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中山王英急追馬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上亦有詔罷兵初魏主遣中書舍人鮦陽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襲而囚之送於建康魏主既克懸瓠命於齊苟兒等四將之中分遣二人敕揚州爲移

以易紹及司馬悅首移書未至領軍將軍呂僧珍與
紹言愛其文義言於上上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
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
見賜衣物令舍人周捨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民物
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全無
報者卿宜備申此意今遣傳詔霍靈秀送卿至國遲
有嘉問又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獲卿乃
天意也夫立君以爲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
若欲通好今以宿預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紹還魏
言之魏主不從

張溥曰南國出師之盛無若梁臨川王宏及風雨夜驚無故奔潰兵刃未交死者五萬敗北之恥亦惟宏爲甚宏於武帝諸弟中最不才終身錢愚內行尤亂師旅之任豈彼所堪帝揚威朔方燀車彭彭而輕命小子屬以大衆軍容雖盛徒耀川谷是殆以兵爲戲不戰而靡其誰執咎韋叡裴邃敵之所忌帝欲擇帥斯非丈人之選乎舍之而用宏者以介弟故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徇子弟之私殞天下之命梁室不綱初政已見西昌侯淵藻殺鄧元起而不問臨川王宏

棄師而無罰厥後西豐豫章背親降魏兆基於此豈獨蕭娘呂姥見笑夷狄哉東昏之世齊隙可乘元英源懷屢請大舉逡巡不發意者其無志於中國乎梁武篡齊欲盡殺諸王寶寅懼死竄迹入魏伏闕請師痛心復讎弘演内肝而齊人救魏包胥袒哭而秦人救楚忠臣孝子之行可使國家存者不亡亡者復存寶寅雅重之性賢於褒屐宗祀之痛哀於草莽魏主傾國捲甲名討不義不能驟得志者亦緣昏亂方定柴配有人武帝非歲暮之時將帥皆攀附之傑英雄

朝氣持而不下是以彼此陳師曲直壯老互見
得失然以梁國方立魏軍數至東西應命蹶趨
顚危令非翦滅齊宗迫其挺走何至洛口橫骸
義陽失守哉魏人失時於前爭城於後頓銳鍾
離勢必不克韋叡曹景宗濟之以和戰守並用
遂奏捷功梁任宏則敗任叡則勝君子繇是知
所以建侯行師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六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魏代柔然

晉武帝太元十六年　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其大人郁久閭地粟袁卒部落分爲二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緼紇提別居西邊秦王堅滅代柔然附於劉衛辰及魏王珪即位攻擊高車等諸部率皆服從獨柔然不事魏戊戌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追犇六百里諸將因張袞言於珪曰賊遠糧盡不

如早還珪問諸將若殺副馬爲三日食足乎皆曰足乃復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衆遁走珪遣長孫嵩長孫肥追之珪謂將佐曰卿曹知吾前問三日糧意乎曰不知也珪曰柔然驅畜産犇走數日至水必留我以輕騎追之計其道里不過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嵩追斬屋擊於平望川肥追匹候跋至涿邪山匹候跋舉衆降獲縕紇提之子曷多汗兄子社崘斛律等宗黨數百人縕紇提將犇劉衞辰珪追及之縕紇提亦降珪悉徙其部衆於雲中

十九年冬十月柔然曷多汗棄其父與社崙帥衆西走魏長孫肥追之及於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汗社崙收其餘衆數百犇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社崙襲匹候跋殺之匹候跋子啓跋吳頡等皆犇魏社崙掠五原以西諸部走度漠北

安帝元興元年春正月戊子魏材官將軍和突攻黜弗素古延等諸部破之初魏主珪遣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於秦秦王興聞珪已立慕容后止狄干而絕其昏沒弈干黜弗素古延皆秦之屬國也而魏攻之由是秦魏有隙庚寅珪大閱士馬命并州

諸郡積穀於平陽之乾壁以備秦杲然社崘方睦於秦遣將救黜弗素古延辛卯和突逆擊大破之社崘帥其部落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斛律部帥倍侯利擊社崘大爲所敗倍侯利奔魏社崘於是西北擊匈奴遺種日拔也鷄大破之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於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始立約束以千人爲軍軍有將百人爲幢幢有帥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而殺之　十二月杲然可汗社崘聞珪伐秦自參合陂侵魏至豺山及善無北

渾魏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而還

三年夏四月柔然可汗社崘從弟悅代大那謀殺社崘不克犇魏

義熙二年夏四月柔然社崘侵魏邊

五年十二月柔然侵魏

六年春正月魏長孫嵩將兵伐柔然夏五月魏長孫嵩至漠北而還柔然追圍之於牛川壬申魏主嗣北擊柔然柔然可汗社崘聞之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尚幼部眾立社崘弟斛律號藹豆蓋可汗嗣引兵還參合陂

十年初社崙之徒高車也高車人叱洛侯爲之鄉導以併諸部社崙德之以爲大人步鹿眞與社崙之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妻告步鹿眞曰叱洛侯欲奉大檀爲主大檀者社崙季父僕渾之子也領別部鎭西境素得衆心步鹿眞歸而發兵圍叱洛侯叱洛侯自殺遂引兵襲大檀大檀逆擊破之執步鹿眞及社拔殺之自立爲可汗號牟汗紇升蓋可汗斛律至和龍燕王跋賜斛律爵上谷侯館之遼東待以客禮納其女爲昭儀斛律上書請還其國跋曰今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重兵相送則饋運難繼兵

少則不足成功如何可還斛律固請曰不煩重兵願給三百騎送至敕勒國人必欣然來迎䟦乃遣單于前輔萬陵帥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大檀亦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於燕十二月丙戌朔柔然可汗大檀侵魏丙申魏主嗣北擊之大檀走遣奚斤等追之遇大雪士卒凍死及墮指者什二三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春正月柔然寇魏邊二月戊辰魏築長城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卒以備柔然　八月柔然寇河西河西王蒙遜命世

子政德擊之政德輕騎進戰爲柔然所殺
文帝元嘉元年秋八月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攻拔盛樂宮魏世祖自將輕騎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魏主五十餘里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衆情乃安紇升蓋以弟子於陟斤爲大將魏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去尚書令劉絜言於魏主曰大檀自恃其衆必將復來請俟收田畢大發兵爲二道東西並進以討之魏主然之 十二月魏主命安集將軍長孫翰安北將軍尉眷北擊柔然魏主自將

屯柞山柔然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翰肥之子也

二年冬十月癸卯魏主大舉伐柔然五道竝進長孫翰等從東道出黑漠廷尉卿長孫道生等出白黑二漠之間魏主從中道東平公娥淸出栗園奚斤等從西道出爾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度漠擊之柔然部落大驚絕迹北走

四年夏五月魏主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鎭大磧以備柔然　秋七月柔然寇雲中聞魏已克統萬乃遁去

五年秋八月魏主如廣寧觀溫泉柔然紇升蓋可汗

遣其子將萬餘騎寇魏邊魏主自廣寧還追之不及六年夏四月魏主將擊柔然治兵於南郊先祭天然後部勒行陳內外羣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絜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於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羣臣因共贊之曰淵等少時嘗諫苻堅南伐堅不從而敗所言無不中不可違也魏主意不快詔浩與淵辯論難於前浩詰淵辯曰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

兵以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淵辯復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形埶尤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北邊之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問之屬者統萬未亡之前有無敗

徵若其不知是無術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時赫連昌在坐淵等自以未嘗有言慚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國隙而舍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何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

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鬭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蹔勞永逸時不可失患在上無北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帝因魏使者還告

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方議伐柔然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爲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庚寅魏主發平城使北平王長孫嵩廣陵公樓伏連居守魏主自東道向黑山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娥山同會柔然之庭　五月丁未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栗水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莫相收攝紇升蓋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東部聞有魏寇帥衆

欲就其兄遇長孫翰翰邀擊大破之殺其大人數百六月柔然紇升蓋可汗既走部落四散竄伏山谷雜畜布野無人收視魏主循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眾高車諸部乘魏兵執鈔掠柔然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　秋七月引兵東還至黑山以所獲頒賜將士有差既而得降人言可汗先被病聞魏兵至不知所

爲乃焚穹廬以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　八月魏主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屯已尼陂人畜甚眾去魏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　冬十月魏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絜安原及侍中代

人古爾同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氊皮爲之價賤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

八年夏六月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閏月乙未柔然敕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 魏主如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干帥所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頭詣魏主行在魏主大獵以賜從官十二月丁丑還宮

十一年春正月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連可汗

又納其妹爲夫人遣潁川王提往逆之丁卯敕連遣其異母兄秃鹿傀送妹并獻馬二千匹魏主以其妹爲左昭儀提曜之子也

十三年冬十一月柔然與魏絕和親犯魏邊

十五年夏五月丙申魏主如五原秋七月自五原北伐柔然命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復分中道爲二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魏主從浚稽北向大山西登白阜不見柔然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

十六年魏主伐河西六月使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

十九年冬十月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

二十年九月辛巳魏主如漠南甲辰舍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爲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爲後繼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令劉絜固諫以爲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地恐爲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然

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既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恨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驢耳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之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二十一年春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內都坐大官薛辨尚書奚眷等八將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襲柔然絜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欲擊柔然絜諫止之使待諸將帝留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絜以軍出無功請治崔

浩之罪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嬌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絜囚之帝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絜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讖書事連南康公狄鄰絜嵩鄰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　九月丁未魏主如漠南將襲柔然柔然敕連可汗遠遁乃止敕連尋卒子吐賀眞立號處羅可汗

二十二年秋八月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二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民五千餘

家於北邊令就北畜牧以餌柔然
二十五年秋八月西域般悅國去平城萬有餘里遣使詣魏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十二月魏太子朝於行宮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不見柔然因積糧於城內置戍而還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饗羣臣於漠南甲戌復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魏主與太子出涿邪山行數千里柔然處羅可汗恐懼遠遁　九月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中精兵圍那數十

重那掘塹堅守相持數日處羅數挑戰輒爲那所敗以那衆少而堅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冬十二月戊申魏主還平城

武帝大明二年冬十月甲戌魏主北巡欲伐柔然至陰山會雨雪魏主欲還太尉尉眷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去都不遠而車駕遽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辛卯軍於車崘山

月魏主自將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擊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處羅可汗逵遁其別部烏朱駕頹等帥數千落降於魏魏主刻石紀功而還

八年秋七月柔然處羅可汗卒子于成立號曰受羅部真可汗改元永康部真帥眾侵魏辛丑魏北鎮遊軍擊破之

明帝泰始六年夏六月柔然部真可汗侵魏魏主引羣臣議之尚書右僕射南平公目辰曰若車駕親征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無繼不久自退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給事中張白澤曰蠢爾

荒愚輕犯王略若鑾輿親行必望麾崩敗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魏主從之白澤衮之孫也魏主使京兆王子推等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諸軍出東道汝陰王天賜等督諸軍爲前鋒隴西王源賀等督諸軍爲後繼鎮西將軍呂羅漢等掌留臺事諸將會魏主於女水之濱與柔然戰柔然大敗乘勝逐北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獲戎馬器械不可勝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司徒東安王劉尼坐昏醉軍陳不整免官壬申還至平城　冬十月柔然攻于闐于

闐遣使者素目伽奉表詣魏求救魏主命公卿議之皆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其可攻尋已亡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魏主以議示使者使者亦以爲然乃詔之曰朕應急敕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必不能救當時之急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士一二歲間當躬帥猛將爲汝除患汝其謹修警候以待大舉

七年冬十月詔大尉源賀都督三道諸軍屯於漠南先是魏每歲秋冬發軍三道並出以備柔然春中乃還賀以爲往來疲勞不可支久請募諸州鎮武健者

三萬餘人築三城以處之使冬則講武春則耕種不
從
泰豫元年春二月柔然侵魏上皇遣將擊之柔然走
東部敕勒叛奔柔然上皇自將追之至石磧不及而
還　秋七月柔然部帥無盧眞將三萬騎寇魏敦煌
鎭將尉多侯擊走之多侯眷之子也又寇晉昌守將
薛奴擊走之　冬十月柔然侵魏及五原十一月上
皇自將討之將度漠柔然北走數千里上皇乃還
蒼梧王元徽元年十二月壬子柔然侵魏柔玄鎭二
部敕勒應之

二年夏五月彔然遣使來聘 秋七月癸巳彔然寇魏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尚書奏敦煌僻遠介居西北二彊寇之間恐不能自固請內徙就涼州羣臣集議皆以爲然給事中昌黎韓秀獨以爲敦煌之置爲日已久雖逼彊寇人習戰鬬縱有草竊不爲大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而能隔閡西北二虜使不得相通今徙就涼州不唯有蹙國之名且姑臧去敦煌千有餘里防邏甚難二虜必有交通闚閫之志若騷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遷招引外寇爲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止

齊高帝建元元年上之輔宋也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柔然約與共攻魏洪範自蜀出吐谷渾歷西域乃得達至是柔然十餘萬騎寇魏至塞上而還

三年秋七月柔然別帥他稽帥衆降魏 九月辛未柔然主遣使來聘與上書謂上爲足下自稱曰吾遣上師子皮袴褶約共伐魏

武帝永明三年冬十二月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帥衆拒之柔然遁去澄雲之子也 是歲柔然部眞可汗卒子豆崙立號伏名敦可汗改元太平

四年春正月壬午柔然寇魏邊 二月丙申柔然遣

使者牟提如魏時敕勒叛彔然彔然伏名敦可汗自將討之追奔至西漠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中書監高閭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奈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之　冬十二月彔然寇魏邊

五年秋七月彔然伏名敦可汗殘暴其臣侯醫垔石洛侯數諫止之且勸其與魏和親伏名敦怒族誅之由是部衆離心八月彔然寇魏邊魏以尚書陸叡爲

都督擊柔然大破之叡麗之子也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名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阿伏至羅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至前部西北自立爲王國人號曰侯婁匐勒夏言天子也號窮奇曰候倍夏言太子也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居南伏名敦追擊之屢爲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

六年冬十二月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帥衆三千以城附魏

七年冬十二月柔然別帥叱呂勒帥衆降魏

八年冬十二月高車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如魏請
爲天子討除蠕蠕魏主賜以繡袴褶及雜綵百匹
十年秋八月乙未魏以懷朔鎮將陽平王頤鎮北大
將軍陸叡皆爲都督督十二將步騎十萬分爲三道
以擊柔然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趣侯延
河軍過大磧大破柔然而還 初柔然伏名敦可汗
與其叔父那蓋分道擊高車阿伏至羅伏名敦屢敗
那蓋屢勝國人以那蓋爲得天助乃殺伏名敦而立
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改元太安
和帝中興元年秋七月乙巳柔然犯魏邊

梁武帝天監三年秋九月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指授規略隨須徵發皆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爲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恆代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仍遭旱饑戎馬甲兵十分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

無憂矣魏主從之

五年冬十月柔然庫者可汗卒子伏圖立號佗汗可汗改元始平戊申佗汗遣使者紇奚勿六跋如魏請和魏主不報其使謂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崘乃魏之叛臣往者包容蹔聽通使今蠕蠕衰微不及疇昔大魏之德方隆周漢正以江南未平少寬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修藩禮欵誠昭著者當不爾孤也

七年　初顯祖之世柔然萬餘戶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鎮及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千餘戶在太中大夫王通請徙置淮北以絕其叛詔太僕卿楊椿持

節往徙之椿上言先朝處之邊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今新附之戶甚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之使叛也且此屬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溼熱往必殲盡進失歸附之心退無藩衞之益置之中夏或生後患非良策也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處之及京兆王愉之亂皆浮河赴愉所在鈔掠如椿之言 柔然佗汗可汗復遣紇奚勿六跋獻貂裘於魏魏主弗受報之如前初高車侯倍窮奇爲嚈噠所殺執其子彌俄突而去其衆分散或奔魏或奔柔然魏主遣羽林監河南孟威撫納降戶置於高平鎮

高車王阿伏至羅殘暴國人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
嚈噠奉彌俄突以伐高車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
而立之彌俄突與佗汗可汗戰於蒲類海不勝西走
三百餘里佗汗軍於伊吾北山會高昌王麴嘉求內
徙於魏時孟威爲龍驤將軍魏主遣威發涼州兵三
千人迎之至伊吾佗汗見威軍怖而遁去彌俄突聞
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佗汗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
於威且遣使入貢於魏魏主使東城子于亮報之賜
遺甚厚高昌王嘉失期不至威引兵還佗汗可汗子
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改元建昌

十五年柔然伏跋可汗壯健善用兵是歲西擊高車大破之執其王彌俄突繫其足於駑馬頓曳殺之漆其頭爲飲器鄰國先羈屬柔然後叛去者伏跋皆擊滅之其國復彊

十六年冬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遣俟斤尉比建等請和於魏用敵國之禮

十七年春二月魏主引見柔然使者讓之以藩禮不備議依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倫上表以爲太祖經啓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豎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方事南

轅未遑北伐世宗述遵遺志虜使之來受而弗答以爲大明臨御國富兵彊抗敵之禮何憚而爲之何求而行之今虜雖慕德而來亦欲觀我彊弱若使王人銜命虜庭與爲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獲已應爲制詔示以上下之儀命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觀其從違徐以恩威進退之則王者之體正矣豈可以戎狄兼幷而遽虧典禮乎不從倫白澤之子也

普通元年　初柔然佗汗可汗納伏名敦之妻候呂陵氏生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跋既立忽亡其幼子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

上我能呼之乃於大澤中施帳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恆在天上伏跋大喜號地萬爲聖女納爲可賀敦地萬既挾左道復有姿色伏跋敬而愛之信用其言干亂國政如是積歲祖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未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教我也其母具以狀告伏跋伏跋曰地萬能前知未然勿爲讒也既而地萬懼譖祖惠於伏跋而殺之俟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絞殺地萬伏跋怒欲誅具列等會阿至羅入寇伏跋擊之軍敗而還俟呂陵氏與大臣共殺伏跋立其弟阿那瓌爲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

發帥衆數萬擊之阿那瓌戰敗與其弟乙居伐輕騎
犇魏示發殺侯呂陵氏及阿那瓌二弟　柔然可汗
阿那瓌將至魏魏主使司空京兆王繼侍中崔光等
相次迎之賜勞甚厚魏主引見阿那瓌於顯陽殿因
置宴置阿那瓌位於親王之下宴將罷阿那瓌執啓
立於座後詔引至御座前阿那瓌再拜言曰臣以家
難輕來詣闕本國臣民皆已逃散陛下恩隆天地乞
兵送還本國誅翦叛逆收集亡散臣當統帥遺民奉
事陛下言不能盡別有啓陳仍以啓授中書舍人常
景以聞景爽之孫也十一月己亥魏立阿那瓌爲朔

方公蠕蠕王賜以衣服軺車祿恤儀衞一如親王時魏方彊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四館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來降者處之金陵館三年之後賜宅於歸正里自北夷降者處燕然館賜宅於歸德里自東夷降者處扶桑館賜宅於慕化里自西夷降者處崦嵫館賜宅於慕義里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返國朝議異同不決阿那瓌以金百斤賂元乂遂聽北歸十二月壬子魏敕懷朔都督簡鋭騎二千護送阿那瓌達境首觀機招納若彼迎候宜賜繒帛車馬禮餞而返如不容受聽還闕庭其行裝資

遣付尚書量給

二年春正月魏發近郡兵萬五千人使懷朔鎮將楊鈞將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國尚書右丞張普惠上書以爲蠕蠕久爲邊患今茲天降喪亂荼毒其心蓋欲使之知有道之可樂革面稽首以奉大魏也陛下宜安民恭己以悅服其心阿那瓌束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先自勞擾興師郊甸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勍敵資天亡之醜虜臣愚未見其可也此乃邊將貪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王者不得已而用之況今旱暵方甚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

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于時而動其可濟乎脫有顛覆之變楊鈞之肉其足食乎宰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且阿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臣賤不及議文書所過不敢不陳弗聽阿那瓌辭於西堂詔賜以軍器衣被雜采糧畜事事優厚命侍中崔光等勞遣於外郭阿那瓌之南犇也其從父兄婆羅門帥衆數萬入討示發破之示發犇地豆干地豆干殺之國人推婆羅門爲彌偶可社句可汗楊鈞表稱柔然已立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返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

入北三月魏人使舊嘗奉使柔然者牒云具仁往諭
婆羅門使迎阿那瓌　夏四月魏牒云具仁至柔然
婆羅門殊驕慢無遜避心責具仁禮敬具仁不屈婆
羅門乃遣大臣丘升頭等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
瓌五月具仁還鎮具道其狀阿那瓌懼不敢進上表
請還洛陽　初高車王彌俄突死其眾悉歸嚈噠後
數年嚈噠遣彌俄突弟伊匐帥餘眾還國伊匐擊柔
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
降於魏柔然餘眾數萬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啓稱
本國大亂姓姓別居迭相鈔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

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送臣磧北撫定荒民詔付
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以爲自國家都洛以
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授首既而高車被
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讎恥誠由種類繁
多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鬭邊境無塵數十年矣此
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雖戎狄禽獸終
無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
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內地則
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爲後患劉石是也且蠕蠕尚
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

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亂而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彊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竝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虜往來之衝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亦防高車之畔援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

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漸令北轉徙渡流沙
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
姦回返復不過爲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
九月柔然可汗俟匿伐詣懷朔鎮請兵且迎阿那瓌
俟匿伐阿那瓌之兄也冬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
等奏懷朔鎮北吐若奚泉原野平沃請置阿那瓌於
吐若奚泉婆羅門於故西海郡各令帥部落收集離
散阿那瓌所居既在境外宜少優遣婆羅門不得比
之其婆羅門未降以前蠕蠕歸化者宜悉令州鎮部
送懷朔鎮以付阿那瓌詔從之

三年冬十二月柔然阿那瓌求粟爲種魏與之萬石婆羅門帥部落叛魏亡歸嚈噠魏以平西府長史代人費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將兵討之柔然遁去穆謂諸將曰戎狄之性見敵卽走乘虛復出若不使之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爲外營柔然果至奮擊大破之婆羅門爲涼州軍所擒送洛陽

四年春二月柔然大饑阿那瓌帥其衆入魏境表求賑給己亥魏以尚書左丞元孚爲行臺尚書持節撫諭柔然孚譚之孫也將行表陳便宜以爲蠕蠕久來

彊大昔在代京常爲重備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亡稽首請服朝廷嫗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衞助又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閑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從　柔然俟匿伐入朝於魏　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載以轀車

每集其眾坐予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予還有司奏予辱命抵罪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鎧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忠之從曾孫也

六年春三月柔然王阿那瓌爲魏討破六韓拔陵魏遣牒云具仁賫雜物勞賜之阿那瓌勒眾十萬自武川西向沃野屢破拔陵兵夏四月魏主復遣中書舍

人馮儁勞賜阿那瓌阿那瓌部落浸彊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

大通元年夏四月己酉柔然頭兵可汗遣使入貢於魏且請討羣賊魏人畏其反覆詔以盛暑且俟後敕

二年夏四月柔然頭兵可汗數入貢於魏魏詔頭兵贊拜不名上書不稱臣

大同元年冬十二月柔然頭兵可汗求婚於東魏丞相歡以常山王妹蘭陵公主妻之柔然數侵魏魏使中書舍人庫狄峙奉使至柔然與約和親由是柔然不復爲寇

三年秋九月柔然爲魏侵東魏三堆丞相歡擊之柔然退走

四年　初柔然頭兵可汗始得返國事魏盡禮及永安以後雄據北方禮漸驕倨雖信使不絶不復稱臣頭兵嘗至洛陽心慕中國乃置侍中黄門等官後得魏汝陽王典籤淳于覃親寵任事以爲祕書監使典文翰及兩魏分裂頭兵轉不遜數爲邊患魏丞相泰以新都關中方有事山東欲結婚以撫之以舍人元翌女爲化政公主妻頭兵弟塔寒又言於魏主請廢乙弗后納頭兵之女二月甲辰以乙弗后爲尼使扶

風王孚迎頭兵女爲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元整不報其使　三月柔然送悼后於魏車七百乘馬萬匹駝三千頭至黑鹽池遇魏所遣鹵簿儀衛柔然營幕戶席皆東向扶風王孚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固柔然女也魏仗南面我自東向丙子立皇后郁久閭氏

六年魏文后既爲尼居別宮悼后猶忌之乃以其子武都王戊爲秦州刺史使文后隨之官魏主雖限大計而恩好不忘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會柔然舉國度河南侵時頗有言柔然以悼后故興師者帝曰豈

有與百萬之衆爲一女子邪雖然致人此言朕亦何顔以見將帥乃遣中常侍曹寵齎手敕賜文后自盡文后泣謂寵曰願至尊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遂自殺鑿麥積崖而葬之號曰寂陵夏丞相泰召諸軍屯沙苑以備柔然右僕射周惠達發士馬守京城塹諸街巷召雍州刺史王羆議之羆不應召謂使者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自帥鄉里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幾悼后遇疾殂

十一年夏六月魏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

丞相歡患之遣行臺郎中杜弼使於柔然爲世子澄求昏頭兵曰高王自娶則可歡猶豫未決婁妃曰國家大計願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勸之歡乃遣鎮南將軍慕容儼往聘之號曰蠕蠕公主秋八月歡親迎於下館公主至婁妃避正室以處之歡跪而拜謝妃曰彼將覺之願絕無顧頭兵使其弟禿突佳來送女且報娉仍戒曰待見外孫乃歸公主性嚴毅終身不肯華言歡嘗病不得往禿突佳怨恚歡輿疾就之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突厥土門襲擊柔然大破之頭兵可汗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阿那瓌從弟登注

俟利登注子庫提竝帥衆犇齊餘衆復立登注次子鐵伐爲主

二年春二月齊主送杲然可汗鐵伐之父登注及兄庫提還其國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國人立登注爲可汗登注復爲其大人阿富提所殺國人立庫提　三月杲然別部又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可汗突厥乙息記擊破鄧叔子於沃野北木頼山　冬十一月己未突厥復攻杲然杲然舉國犇齊

三年春三月杲然可汗菴羅辰叛齊齊主自將出擊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走　夏四月杲然寇齊肆州

齊主自晉陽討之至恆州柔然散走帝以二千餘騎
為殿宿黃瓜堆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帝安臥平明
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披靡因潰
圍而出柔然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餘里獲菴羅辰妻
子虜三萬餘口令都督善無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
其走路時柔然軍猶盛阿那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
其半阿那肱奮擊大破之菴羅辰超越巖谷僅以身
免　丁未齊主復自擊柔然大破之　五月柔然乙
旃達官寇魏廣武柱國李弼追擊破之　六月柔然
帥餘眾東徙且欲南寇齊主帥輕騎邀之於金川柔

然聞之遣遁營州刺史靈丘王峻設伏擊之獲其名王數十人

敬帝紹泰元年夏六月丁卯齊主如晉陽壬申自將擊柔然秋七月己卯至白道留輜重帥輕騎五千追柔然壬午及之於懷朔鎮齊主親犯矢石頻戰大破之至於沃野獲其酋長及生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壬辰還晉陽 冬十二月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主鄧叔子滅之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於魏使者相繼於道太師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於青門外

張溥曰柔然之號始於木骨閭子車鹿會再傳而地粟袁死部分爲二後且軼興軼哀與魏終始社崙幷兼諸部自稱可汗學中國立法置戰陣爲邊害道武患之干戈方起太武宣威白阜刻石獻文誓眾武川紀功至今訪天山之蹟懷北征之頌比於周伐玁狁漢逐匈奴亦云庶幾然叛服飄忽勢如風鳥合離不一强即思距斛律方靜大檀復興豆崙甫摧醜奴又熾于成外請婚姻時窺邊塞阿那瓌累受國恩不忘鈔寇勁騎圍集危於白登嫚書和親倨猶冒頓與之

爲好則夷人野心終朝不保二而討之則鷹摯獸馳兵行已逝疲中國之力而逐無人儌一時之勝而戕萬物得不償失功不補怨班固致戒於西域江統先憂於徙戎良有以乎東西魏分各結柔然爲重高歡英武願爲子壻宇文雄略亦謀降主悼后侏儷之女文后大國之母邊塵告警寂陵長閉孝武卽不惜一婦人以謝將帥其如天下何突厥木杆滅鄧叔子餘燼在魏泰摯而還之柔然三千餘人盡殺青門外傷哉黑獺昔者何親今者何忍此惟畏强侮亡不爲齊

存邢衞而爲楚滅江黃繇是知好殺不仁棄危非義不獨夷狄然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

宋　建安　袁　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正

肇忠用事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夏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增修舊冢號終寧陵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謚曰敬以其嫡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為平原公肇弟顯為澄城公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未識諸舅始賜衣幘引見皆惶懼失措數日之閒富貴赫奕

和帝中興元年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幸臣茹皓趙郡王仲興上谷寇猛趙郡趙修南陽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寖衰

梁武帝天監元年冬十二月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肇秦州刺史張彝皆欲尚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肇怒譖彝於魏主彝坐沈廢累年

二年冬十一月魏主納高肇兄偃之女爲貴嬪

三年魏冠軍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帝常在左右傳可門下奏事弄權納賄朝野憚之北海王詳亦附焉皓娶尚書令高肇從妹皓妻之姊爲詳從父安定

王變之妃詳烝於變妃由是與皓益相昵狎直閤將
軍劉胄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善養馬陳
掃靜掌櫛皆得幸於帝與皓相表裏賣權勢高肇系
出高麗時望輕之帝既黜六輔誅咸陽王禧專委事
於肇肇以在朝親族至少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月
超擢不附者陷以大辠尤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
去之獨執朝政乃譖之於帝云詳與皓胄季賢掃靜
謀爲逆亂夏四月帝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
詳貪淫奢縱及皓等四人怙權貪橫收皓等繫南臺
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又慮詳驚懼逃逸遣左右郭

翼開金墉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與我物我實受之詰朝有司奏處皓等罪皆賜死帝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衞送華林園母妻隨入給小奴弱婢數人圍守甚嚴內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詔宥詳死免爲庶人頃之徙詳於太府寺圍禁彌急母妻皆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詳暴卒詔有司以禮殯葬先是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將鳴永光中有獻雄雞生

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尙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

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
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
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帝
愈重光高肇説帝使宿衛隊主帥羽林虎賁守諸王
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
五年魏主委任高肇疎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
事
六年高貴嬪有寵而妒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而殂
人皆歸咎高氏宮禁事祕莫能詳也
七年春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

治時人皆以爲承高肇之意也　秋七月甲午魏立
高貴嬪爲皇后尚書令高肇益貴重用事肇多變更
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羣臣
宗室皆卑下之唯度支尚書元匡與肇抗衡先自造
棺置聽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以切諫肇聞
而惡之會匡與太常劉芳議權量事肇主芳議匡遂
與肇喧競表肇指鹿爲馬御史中尉王顯奏彈匡誣
毁宰相有司處匡死刑詔恕死降爲光祿大夫　初
魏主爲京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爲妃愉不愛愛妾李
氏生子寶月于后召李氏入宮捶之愉驕奢貪縱所

爲多不法帝召愉入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愉自以年長而勢位不及二弟潛懷愧恨又身與妾屢被頓辱高肇數譖愉兄弟愉不勝忿癸亥殺長史羊靈引司馬李遵詐稱得清河王懌密疏云高肇弑逆遂爲壇於信都之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立李氏爲皇后法曹參軍崔伯驥不從愉殺之在北州鎭皆疑魏朝有變定州刺史安樂王詮具以狀告之州鎭乃安乙丑魏以尚書李平爲都督北討諸軍行冀州事以討愉平崇之從父弟也　魏高后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諫魏主不聽高肇由是怨之

數譖勰於魏主魏主不之信勰薦其舅潘僧固爲長樂太守京兆王愉之反脅僧固與之同肇因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彭城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擢構成其事肇令侍中元暉以聞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以問暉暉明勰不然又以問肇肇引魏偃高祖珍爲證帝乃信之戊戌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高肇俱入宴勰妃李氏方產固辭不赴中使相繼召之不得已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小橋牛不肯進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

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引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元珍曰至尊何可復見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乞與告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之勰大言曰寃哉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築之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尸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安得良死魏主舉哀於東堂贈官葬禮皆優厚加等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之益甚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癸卯燒門擕李氏及四子

從百餘騎突走李平入信都斬愉所置冀州牧韋超等遣統軍叔孫頭追執愉置信都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弗許命鎖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行至野王高肇密使人殺之諸子至洛魏主皆赦之魏主將屠李氏中書令崔光諫曰李氏方娠刑至刳胎乃桀紂所爲酷而非法請俟產畢然後行刑從之李平捕愉餘黨千餘人將盡殺之錄事參軍高顥曰此皆脅從前既許之原免矣宜爲表陳平從之皆得免死顥祐之孫也濟州刺史高植帥州軍擊愉有功當封植不受曰家荷重恩爲國致效乃其常節何敢求賞植肇之

子也加李平散騎常侍高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奏除平名

十一年春正月丙辰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爲司徒淸河王懌爲司空廣平王懷進號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肇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見者嗤之尚書右丞高綽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爲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歎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綽允之孫軌懿之族孫也淸河王懌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

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收眾心懌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而不應

十四年春正月魏世宗殂太子詡即位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太子太傅任城王澄數為肇所譖懼不自全乃終日酣飲所為如狂朝廷機要無

所關豫及世宗殂肇擁兵於外朝野不安領軍將軍于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未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奏皇后請卽敕授王顯素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爲世所疾恐不爲澄等所容與中常侍孫伏連等密謀寢門下之奏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以顯與勃海公高猛同爲侍中于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下詔削爵任顯臨執呼冤直閤以刀鐶撞其掖下送右衞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詔如門下所奏百官總己聽於二王中外悅服二月庚辰

尊皇后爲皇太后魏王稱名爲書告哀於高肇且召之還肇承變憂懼朝夕哭泣至於羸悴歸至瀍澗家人迎之不與相見辛巳至闕下衰服號哭升太極殿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直寢邢豹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畢引入西廡清河諸王皆竊言目之肇入省豹等搤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肇自盡自餘親黨悉無所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於廁門出尸歸其家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衞遂專朝政權傾一時　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

許深怪之及爲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每入參議論好面譏毀羣官又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尚書左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傅列辭尚書望封侯儀同詔以祚爲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祚與植皆惡于忠專横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其罪尚書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帥合部曲欲圖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昞準律當死衆證雖不見植皆言

仲達爲植所使植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植親帥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乞賜裁處忠矯詔曰凶謀既爾罪不當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八月己亥植與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韋儁皆賜死儁祚之昏家也忠又欲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以王還第朝野怨憤莫不切齒　庚寅魏以車騎大將軍于忠爲尚書令特進加儀同三司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太后既親政乃解忠

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儀同三司尙書令後旬餘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宮問曰忠在端揆聲望何如咸曰不稱厥任乃出忠爲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　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許其優轉太傅雍等皆不敢違加忠車騎大將軍忠又自謂新故之際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己賞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復封崔光爲博平縣公而尙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敕公卿再議太傅懌等上言先帝升遐奉迎乘輿侍衛省闥乃臣

子常職不容以此爲功臣等前議授忠茅土正以畏
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過相除悉不應賞請
皆追奪崔光亦奉送章綬茅土表十餘上太后從之
高陽王雍上表自劾稱臣初入柏堂見詔旨之行一
由門下臣出君行深知不可而不能禁于忠專權生
殺自恣而臣不能違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臣欲
出忠於外在心未行返爲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
請返私門伏聽司敗太后以忠有保護之功不問其
罪
十五年春二月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專

擅朝命裴郭受冤宰輔黜辱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尙書令領崇訓衞尉原其此意欲以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就州行決自去歲世宗晏駕以後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不由階級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罪並宜追奪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無宜追罪餘如奏　夏四月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豈宜以一謬棄其餘勳復封忠爲靈壽縣公

十七年春三月辛未魏靈壽武敬公于忠卒

張溥曰高肇出自夷土以舅氏之戚數日驟富

貴尙宣武姑高平公主遷尙書令初頗孜孜政
令世謂其能然不學無識勢不至任勢殺大臣
不止也茹皓常季賢陳掃靜等皆險輕不可近
天子出而遠之足矣必以此罪北海王詳誣奏
至死豈法之平乎漢王鳳殺王章竇憲殺樂恢
外戚播威海內重足況執戮親王如一匹夫無
將實甚何所逃死京兆王愉憤怒出師殺於野
王猶以弄兵爲辭彭城王勰魏之賢王無罪飮
毒載尸歸第寃哉皇天其孰堪此人臣有三死
踈閒親死卑踰尊死不肖害賢死三者有其一

皆可以死兼之亡無日矣肇殺北海京兆猶以疎賊親卑賊尊至殺彭城不第賊尊與親也又賊賢焉史言肇西征車軸中折於函谷兆不吉還余謂嗚亡之年卽肇死之日無俟宣武告崩悲泣憂戮也于忠素朴直宣武嘉其忠款爲之改名又賜劍杖令其循名取義出入自防凡肇不道忠所不平身行翦討旣得志卽忘殷鑒惡裴植郭祚而殺之卽高陽王雍幾不免斯何心乎論者云忠不交勝己與章初環楊保元友稱斷金李世哲以金帛結二人進引參腹心忠擅

權昧進計悉出世哲然以阻忌之性來不義之朋身爲不善何責於人彼苟得免者亦以俯仰女主貪緣舊恩不然西廊之禍續矣宣武二后于氏靜默婉客性不妒忌高氏則阻遏後宮以悍鬪余惡肇惡類高貴嬪又恨忠無德不如于順皇后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